

卧龙生 著

迷魂百里

上

沈阳出版社



内 容 简 介

武林风波乍起，多少豪强只为一本《玉泉秘笈》而搏杀。正当得手的浪荡公子燕南一笑令艳女诚心相伴时，“刀屠”“飞星斩”带走了一切。

太极宫主萧月痕美艳冷酷，为寻杀其弟之凶手，命手下四奇士遍寻江湖，却毫无所见。萧月痕亲临江湖邂逅“刀屠”楚凌伤，再难自持，于是红罗帐内、依香榻上香魂荡飞。冷傲高洁的太极宫主竟成荡妇，连义女肖露露也魂牵梦萦。

杀手徐珂瑛自甘献身，愿奉上自己处子之身，为何故？

两情缱绻的萧月痕最终发现楚凌伤竟是杀死自己兄弟的人，她又该如何？

楚凌伤面对风华绝代的宫主，纯情挚爱的少女，他又该如何？

本书惊魂动魄，在义与情的刻画上独具匠心，堪称一绝。

目 录

- 一、暴虐淫威施 护花豪气逞 (1)
- 二、飞星斩血魂 凌伤迎厉野 (42)
- 三、宫主娇艳美 少侠风流情 (72)
- 四、少女逢魔劫 倾心相救人 (97)
- 五、花蕾遇风摧 娇蕊几残破 (130)
- 六、玉手摘星辰 铁肩担道义 (168)
- 七、九死余一生 虎口险丧命 (188)
- 八、诡谋助淫徒 浪子动邪心 (237)
- 九、伊人何憔悴 相思却为谁 (274)
- 十、祸起萧墙毁 事发东窗疾 (316)
- 十一、刀屠施屠手 剑客展剑威 (359)
- 十二、鸾玉陈玉体 凶暴残娇蕾 (397)
- 十三、鬼泣意迷离 魔狂神自守 (430)
- 十四、诛恶艺堪颂 惩凶技亦豪 (464)
- 十五、倩女吐真情 大侠装冷漠 (499)

- 十六、俱群英正气 出叛逆毒计 (533)
- 十七、春宵情意浓 绮梦神魂乱 (567)
- 十八、心迷难自悟 棒喝醒愚徒 (601)
- 十九、梦碎心亦伤 刃断身必亡 (640)
- 二十、绸缪艳闺娇 红帐暗生香 (675)

一 暴虐淫威施 护花豪气逞

莫支山，碎玉崖。

他站在那里，凝望着夜空北边的一颗孤星，星芒闪烁，在漫漫幽暗的空际上，特别映出那一股桀骜独尊的不祥光彩，仿佛在这宇宙间只有他，只有这颗星。

举起手中硕大的酒葫芦，深深的吸饮着，他不禁咳了起来，咳得几欲呕吐。如此凄冷的夜，清寂的景，醺醉的人是如何的萧瑟冷煞。

崎岖的山道上，一个人缓缓走了上来，不管山岩如何凹凸不平，他的脚步始终如一沉稳。一身灰衫，平底麻鞋，三绺长须，剑眉虎目，浩然充斥着沉雄之气。

在相距丈余之处，灰衫人停住了脚步，凝视着眼前之人，只见他穿着洗得泛白的青衫，蓬乱的头发仅用一根布带随意束在脑后。瘦削的身形，手中握着一个大葫芦，飘送着袭人的酒气。青衫在山风中飘曳，背向着他，竟似全未察觉他的到来，只是吸饮着烈酒。

三绺长须的中年人凝眸片刻，淡笑道：“朋友，可是你约我来此？”

青衫人停住手中的酒葫芦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就是白云岭的瓢把子‘剑豪’卓不凡？”

中年人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我。阁下约我有何贵干？”

冷酷的声音犹如虚空中传来：“杀你！”

卓不凡哈哈大笑道：“凭你？想要我的命的人很多，可都已自己去了。再者，你我素不相识，阁下又为何要杀我？”

青衫人冷漠地道：“你不必问为什么，你在白云岭的作为已够了，至于能不能杀了你，很快你就会知道。你出手吧！”

说着，他仰首将葫芦中的酒豪饮，卓不凡眼中射出血光，他便在此时出了剑。

剑气一凝，寒芒四射，但见卓不凡身子微微一弓，长剑平斜，身子和着长剑有若弹丸般地朝着青衫人后心穿去。

在接近后心的刹那，剑影颤动，炫目的光芒交织飞驰犹如一张光幕罩向青衫人。

就在此时，青衫人身子蜷缩成一团疾弹向空中，手中的酒葫芦抛迎剑光，森寒的剑光绞碎了葫芦，刹那间，一抹青寒的犹如碧月的光影掠过了卓不凡的身形。

静穆，死寂。

青衫人依然萧疏地站着，任星光攀扶他清瘦的身影。

卓不凡昂然的身躯晃了晃，一抹血渍在他的胸前扩展，缓缓地倒在了地上，一双眼睛死鱼般凸现出来，惧愕地张着嘴，似在询问着究竟为什么。

青衫人叹息一声，喃喃道：“玉泉秘笈。”

.....

化仙楼是什么地方，在颖州城是无人不知。化仙楼的主人燕南一笑可以说不仅在颖州声势震天，便在武林中也威名显赫。但燕南公子素行侠义，时常赈济灾民，扶助弱小，虽说有些“食色”之癖，仍不损清誉。

这天正是个好天气，风和日丽，神韵天成。化仙楼的听香水榭中，燕南公子正笙歌燕舞，享受着太平之乐。

或者应说是欣赏“蝶舞”，因为正在为燕南公子献舞的是“青香春”的头牌红姑娘蝶仙儿，她的蝶舞堪称颖州一绝。

燕南公子斜倚着软垫，吸饮着夜光杯中鲜红的葡萄酒，

全神盯着蝶仙儿。

蝶仙儿美目流盼，玉颊生春，柔若无骨，艳冶尽压群芳，她旋舞时一盈步一扭腰，令人不由生起趋前扶她的冲动。但是她如随风柳絮般又灵巧地稳住了身子，好像一朵花蕾越绽越盛，人儿双颊也像天上的彩霞一般，有一种娇不可言的妩媚。

燕南一笑不禁拊掌起身，走上前来轻轻一带，蝶仙儿立足不稳倒在他的怀中。燕南一笑微微一笑道：“仙儿，你果然是仙人。”

蝶仙儿娇嗔道：“公子又取笑我了。”

燕南一笑道：“我如今得了本奇书，正在兴头上，却要与你快活快活。”微笑着他脱去蝶仙儿如雾的轻纱，横置在软榻。

丰腴、柔软，极有弹性的躯体散发着诱人的气息，起伏的身子令人想入非非。燕南一笑似是情场高手，不慌不忙的抚摸着蝶仙儿，亲吻着她花瓣似的樱唇。蝶仙儿已受不了这种刺激，双颊火红，半闭的眸子射出希冀的光。

燕南一笑轻抚着她，唇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。

终于两个人融为了一体，在纱帐内翻滚着，……

许久许久，燕南一笑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，穿好衣衫，蝶仙儿瘫软在软榻上，没有丝毫动静。

蓦尔，一个冷峭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燕南一笑，你很满足，是吗？”

燕南一笑顿时僵住，猛然向前一扑，在地上一个翻滚站起身面对说话之人。

一个说不清年纪大小的青衫人站在面前，正在啜吸着手中的酒葫芦，冷峭的面容，苍白的脸色给人一种凄凉萧杀之

感。他似已沉醉了多时，浑身充斥着酒意，但那双眸子，尽管有一丝忧悒，却冷厉坚定。

燕南一笑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阁下意欲何为？”

青衫人淡淡道：“玉泉秘笈！”

燕南一笑脸色顿时惨白，他狞笑了一声：“你既然知道了，那就不必再走了。”

拍了拍手，三名美艳女人默默走了过来，她们身上仅罩着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，修长诱人的大腿也暴露在外面。

燕南一笑退至一旁，轻轻拂起一架古琴。琴声古里古怪，入耳后令人觉得浑身懒洋洋的，丝毫没有斗志，只觉得心头产生一种原始的冲动。

三个美女随着琴声旋舞起来，她们只是做着原始简单的动作。

青衫人渐渐晃动起来，似乎为眼前之景所迷惑。

三名女子于是更加粗犷豪放，颤动着向青衫人靠近，蓦地，一道青碧色的寒芒掠过，三名艳女倒在地土痛苦地蠕动着，鲜血从她们额头渗出。

燕南一笑的琴弦也陡然折断，他脸色苍白地道：“你，你竟破了‘销魂阵’？你，你究竟是谁？”

青衫人冷冷地抽出一柄泛着青色碧芒有如泓月的刀，燕南一笑惊恐地叫道：“你，你是‘刀屠’楚……凌……伤……”

他没有机会再说了，那抹碧芒已将他的话截断了。

.....

“凌伤，你不能再杀生了，你的作为已是造成多少恶果。”

“师兄，我只是用刀来除恶，铲除那些邪恶而又无人能

治的人。

“卓不凡和燕南一笑你为什么要杀？”

“他们为了得到一本《玉泉秘笈》就杀尽了‘陈家店’一门七十八人，我必杀之。”

“如能教化，即当化之，你杀劫太重，三年之内不可伤生，要多做善事。”

“是，师兄。”

.....

漫无边际，触目皆是苍痍和荒凉，这北国的原野显得十分旷漠。

荒僻的道路上人迹稀少，道旁丛丛蒿草在风中摇摆，远近几处土丘如坟墓般透着阴冷之气。

一阵低沉的车轮声由远而近，一辆马拉的蓬车缓缓行来，车辕上的赶车人挽起一个鞭花，清脆的响声回荡在野地。

一只手掀开车蓬上的窗帘，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：“从这儿到州城还有多远？”

车把式回头笑道：“您老放心，天黑前必到‘骆家口’，也就二三十里吧。”

天边的晚霞像刚掠过了一阵凄艳的血，被夕阳镀上一层层金箔卷边，仿佛有许多璀灿的神祇，曾在远古之初，把那儿作过铁骑突出，银瓶乍破的古战场。

残阳如血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七匹快马迅疾地驰来，急骤的蹄声瞬间已到了近前，陡然间七匹马停在了蓬车前拦住去路。

车把式尚未来得及问话，一柄利斧挟着劲风已将他从车

上劈落下地，甚至没有来得及呼号。

车蓬内有人说道：“翁二，你出去看看车子为什么不走
了。”

一个家仆打扮的人刚离开车蓬，也同样失去了生命。

当中马上是一个锦衣的公子，旁边几个似是奴仆，那青年公子冷冷道：“让他们都出来。”

几个人翻身下马，六个奴仆扑向车子，很快抓出了惊慌失措的三个人。

车中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和妇人，另有一个小男孩惊惧地瞪大了眼。看到地上鲜血淋漓的尸体，三个人被吓呆了。

老头结结巴巴地道：“英雄，你们要、要干什么？”

青年人淡淡道：“翁仲信，你的那一对‘翠玉镯’交出来。”

身形一晃，已到了翁仲信面前，他阴冷地一笑，瞪视着翁仲信。

翁仲信面色惨白，硬咽着道：“英雄，那副镯子我早已交给了临安一位多年老友，不在我身上。”

脸色一沉，年青人一脚将翁仲信踢倒，咬牙道：“你敢骗我！朱三黑子，给我搜。”

翁仲信略呈肥胖的面庞上沁着油汗，沾着灰沙，都显出那发自内心的惊疑，他全身都在抽搐，他哆哆嗦嗦地道：“这位……英雄，我怎敢哄骗于你？的确确是在下一位多年老友，我已向英雄说过，他就是世居在临安的人，我要说谎也不能……”

青年人现出阴毒意味的一笑：“姓翁的，让我说与你听——这一趟，你乃是来临安署田购地享晚福的，可是？”

翁仲信急切地说道：“千真万确，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

实话。他要借我又怎能不允？而且他……”

东西固然重要，却是身外之物。

青年人忽然笑了，伸手推开胸前的兵刃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姓翁的满嘴喷血，仰滚于地！

跪在翁仲信旁边的翁氏惊悸地尖嚎起来：“你们……怎可如此毒打他？我……我丈夫……既是……死……也不能……在这里找出那双……镬子来

青年人仍然微笑着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老虔婆，你没听到你那好丈夫方才在教训于人，按照人心的比重，所以，他必须得到点惩罚。”

孩子也在咽泣，呜呜地不知在呢喃些什么？

目光一闪——宛若映着血影，青年人又道：“至于他说的话是真是伪，这要由我来决定。我已要了两条命，再要几条，亦不过是点缀点缀罢了抹着满脸猩赤的鲜血，翁仲信的舌头大概也碰裂了。”

“英雄……英雄……我一生刻苦成家，但却并不吝啬那双镬子，它不值得……不值得卖上两个人的生命……”

青年人笑笑道：“我素来有个习惯——不喜欢被某些不相干的人看见我做某些不便让人知的事，若不幸被他们看到了，我就只好让他们永无传扬出去的机会，这样的手法，我们叫做“灭口。”

翁仲信抖索着道：“英雄……你开恩……镬子……我给你……”

青年人摊开手心道：“拿来。”

全身都在颤，都在晃，翁仲信呐呐地道：“镬子……在临安府……真的……可以修封书信……英雄你替人去取……”

猛一把拉住翁仲信的前襟，青年人额际浮起了凸突的青

筋，双目中杀气盈溢：“翁仲信，你这老奴才，老混帐，老杂种，你把我看成那一类的白痴？我岂会中你这个圈套？授人以柄，自陷圈套？”

翁仲信恐惧至极，急忙分辨：“不，不，英雄……我全是一番真诚真意……我……”

扬起的手掌是细长柔嫩的，但挥击在人脸上是如此坚实有力，青年人掴打着翁仲信，血星子合着肉沫，随着翁仲信脑袋的俯仰摆动而纷溅齐洒！

“住手，住手，救命啊，打死人了……快来人救救命啊……”

翁李氏披头散发，形同疯狂般拉扯着青年人，她的孩子，一口一声“爹”，一口一声“娘”，趴在沙地上叩着头，连嗓调都变得不似人声了！

旁边那名粗汉子猛抢上来，飞起一脚便踢翻了翁李氏，怒叱连声，又接二连三的将这妇人踢得满地打滚。

点点滴滴鲜赤的血洒染上沙地，便只是一星呈紫色濡湿的小印痕而很快被沙尘吸收，留下斑斑不起眼的干淤……

重重将翁仲信摔推出去，青年人满脸布着凶气，忿目大吼：“朱三黑子，你们还没找着？”

原先回应的那个黑大汉，不由暗里打了个寒噤，他直起腰来，惶恐地道：“少爷，前后业已搜了四遍，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物件，连箱笼的里层，角摺都割开头查过了，一些衣服被褥也通通拆了开来，却就是找不着那双镪子……”

青年人两眼透着赤光，脸色泛青：“篷车上下搜过没有？韩大头！”

被唤做韩大头的汉子赶紧回道：“连车底都看遍，少爷，没有啊！”

另一个也苦着脸道：“拖车两匹马的杠轭，皮套环也查检了两次，少爷，没见藏着啥！”

青年人的面孔扭曲了一下，愤怒地咆哮：“饭桶，都是一群不中用的饭桶！”

车上车下的几个汉子，全都垂手肃立，噤若寒蝉，没有那一个敢吭声：踢打翁李氏的这位挽着袖子，还上来楞头楞脑在旁边插口道：“少爷，保不准这翁仲信老小子是说的真话，要不这里怎会找不着东西，再说，人经过这样一顿狠打，少有不吐实的，不信叫姓翁的刨他翁宗祖坟，这阵子他都会爬着去！”

很突兀，青年人的表情又变为温柔了，他的声调也是温柔的！

“赵大有，你的意思呢？”

这赵大有笑道：“若依我呢？少爷，就不妨叫这老小子写封信，公子随便派个人到‘临安府’去找那姓潘的拿，他们上下不过是些做生意的肉头，有几个胆敢唬弄我们？”

唇角挂着的那一抹笑意，突而僵硬了，青年人闪电似的一记耳光，打得那赵大有鬼嚎一声，跌了个四仰八叉！

指着满脸昏黑，牙掉血溢的赵大有，青年人恶狠狠的骂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以你这种豆腐渣脑筋来替我出点子？狗奴才，你想到这件事上能在此地解决而不能延宕么？你想到翁仲信可能在这信函中搞花样设圈套么！你又会顾虑到万一风声外泄对我们有何等影响么？真正白痴一个！”

捂着血淋淋的嘴脸爬了起来，赵大有哈腰垂头站在那里，再也不敢多说半句。

青年人烦躁地走来走去，由于按动双手十指，骨节也在“咯崩”、“咯崩”地响个不停，于是，他猛地站住，斩钉截铁

的，也是冷酷寡绝地开了口：“东西必然藏在翁仲信身上，只是他不肯招供，这头咬牙的老狗，我们要看他能撑到几时！”

六名大汉，只是惶悚地站着，一个个都摆出那份“唯你是尊”的神色来，没有人敢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见。

青年人一挥手，叱道：“你们先去把那毛孩子给我抢过来！”

齐应一声，六个人如狼似虎的扑了过去，翁仲信同他的老妻，经过方才一顿毒打，这时也不过刚刚转过气来，甚至尚不能挣扎，那孩子已被朱三黑子一把抓开！

伸着那双血污颤抖的手，翁仲信痛苦的呻吟：“求求……你们……放……放……过我……孩子……那……那是我……我……唯一的……命根……啊……”

划动着满地的黄土沙，翁氏孱弱凄惨的哭泣声更令人断肠：“英雄……好汉……你们……要……要什么……都可……可以拿去……甚至……我们……夫妻的两条命……就只有这孩子……我求求你们……行行好……饶……饶了他吧……”

背负双手，青年人踱到翁仲信夫妇二人面前，他淡淡地道：“姓翁的，我发觉你虽是个做生意的商人，却很有心机，很能熬，也豁得开，你比我预料中要难缠得多，也可恶得多！”

翁仲信痉挛地、低哑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不明……白……你的……意……思……”

青年人慢吞吞地道：“那双镯子，一定在你这里，但你却拼死不讲藏处，因为你清楚，镯子交出与否，你两口子及你们的儿子都一样没命，所以你熬打熬刑，宁肯死，也不愿把镯子拿给我，翁仲信，我说的不错吧？”

翁仲信挣扎着抬头，脸上的裂口沾着沙土，青淤紫肿的

面颊在抽搐，血斑斑被两行热泪洗花了：“听……听我说……英雄……我没有……没有骗你，我也……也决……不似你说的那种……那种想法……英雄……我没有理由……为了一只镢子……去赔上性命……”

青年人冷冷一笑：“你就是我说的那种想法，翁仲信，不错，从你一开头眼见我们宰了你的车夫，你便明白你们的遭遇会是什么，因而你豁出去了，宁死也不交出镢子，但翁仲信，或许我有方法使你改变主意。”

翁仲信恐怖的嘶叫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”

点点头，青年人道：你猜对了，我先肢解你那宝贝独生儿子，不会叫他速死，我会慢慢的来，再开始割切你的老婆，你听到妻与子的哀号、惨叫，可能多少有些反应，因为我知道那种滋味十分难受，如果这一切都不生效，我再杀你，然后，算我命中注定得不到那只镢子！”

全身都在裂炸，在沸腾，在遭到凌迟，翁仲信扭曲着变了腔调：“求求你……开恩……做好事……求求你……积阴德……积福慧……求求你……求求你……”

而翁李氏早惊恐过度，晕昏了过去。

青年人生硬地道：“朱三黑子，动手吧。”

翁仲信的一对眼珠子突出了眼眶，喉结在上下移动，他大张着嘴巴，宛似嘴巴不能透气……。朱三黑子洪声道：“少爷，从那里开始？”

青年人端详着那个木然僵立，宛似痴呆了的孩子——他无视于那孩子泪痕斑斑的小脸，无视于那孩子骇绝惨绝的迷惘神情，他只是端详着该从何处割切比较有趣？那瘦细的双腿？或是柔嫩的耳朵？于是，他道：“把那只左耳割下来吧！”

吃吃一笑，朱三黑子抽出腰间的角柄短刀，他一手抓着

孩子后领，一手握着柄锋利雪亮的短刀在比划着孩子左耳的位置。

青年人阴沉地道：“快！”

寒光倏闪，一声尖锐凄厉得不似出自孩童口中的惨叫惊然刺向人们的耳膜，一只血淋淋的小耳朵，还带着一层率连的颊肉，颤生生的坠落于地！

孩子倒在那里，细小的身子在剧烈抖动，半边头脸，全是鲜红的血！

翁仲信全身扭曲，四肢蹬撑，侧过脸，啃了满嘴的黄沙！

漠然一笑，青年人道：“还不说！好，有种。”

朱三黑子阿谀的道：“少爷，下一刀朝这小王八蛋什么地方割！”

青年人狠毒的道：“蠢才，再割下去的话岂不割死了他？那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我们换个主儿，我看，该轮到翁仲信的老婆了！”

那韩大头往前急跨，一脸谄笑：“少爷，对付这老婆子，我来吧？”

青年人说道：“下手要慢慢儿的，太快了情调就不够啦。”

韩大头点点那大脑袋：“少爷放心，我这也不是第一遭喽……”

过去一把拖起瘫软得像堆烂泥般的翁李氏，韩大头早已握刀在手：“什么所在，少爷？”

“一只右手。”

锋利的短刀轻轻按在翁李氏的右腕上，韩大头的表情有如一头正在舐血的狗，满足、凶残，充满了原始的兽性，他冲着青年人啮牙一笑，猛用力，刀刃割进了肌肉，切在翁李

氏的腕骨上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

凄颤的惨号，加着啞咽的尾音，翁李氏全身一挺，双眼圆睁，满口上排牙刹时啞入了下唇唇肉！翁仲信抖索了一下，骤而喷出一口鲜血。

韩大头哈哈大笑，一边上下拉动了用他的刀当做锯子，在锯切一只人手，一只好端端的，毫无理由应被锯切下来的人手！

斜着眼冷视，青年人道：“怎么样？翁仲信，说是不说？”

“哇”的一声，翁仲信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身体又始猛烈的痉挛。

翁李氏又已晕绝了过去。

猛然暴吼一声，青年人挫着牙叫：“给我剃出姓翁的招子来！”

这一回，赵大有抢了先——似是要宣泄方才那一口怨气——他拔出短刀，狠狠的抓起翁仲信的头发，任那一张变形的面孔对着自己，任那一双眼角迸裂的眸瞳瞪视自己，他举手扬刀，对准翁仲信的一只眼睛便刺了下去——锋利的尖刀闪亮，只留隔那只柔嫩的眼珠半分。突然自一个沙土之后，“猝”地传来一溜锐响，而“当”的一下，赵大有手中的角柄短刀便抛上半空，他的人也被震带得打横摔了个跟斗！

变化是这样奇突，以至在场的人们——包括那青年人——会在一刹间怔窒住了，他们惊愕地注视着那座声响传来的砂土，须臾里竟没有想到要做什么。

砂土之后，一个人慢慢长身走了出来。

那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人，深陷的眼眶透着乏意，尖削的鼻子向前挺直，嘴唇紧抿着，形成唇角微向下垂的一条薄薄